

原名：抗戰日報　第一五九三號　民國廿九年九月十八日創刊　社址：山西興縣

通知

糧票隨公糧年度一年一換，從四七年十一月一日起啓用新製糧票，原支付公糧、公草，同時舊糧票嚴一律停止使用，不准再向各級地方政府兌用糧票，所有各機關部隊未領四八年度糧票顯著，希速前來領取，並發所屬按時啓用。特此通知。

財政處

「農村調查」重版預告

毛主席名著「農村調查」，本店正在翻印中，不日即可印出，每冊定價一萬二千元。有預訂者，請即來函本店接洽為盼。

新華書店晉綏分店　九月二十七日

興縣高家村僱貧中農

聽了「告農民書」後

立即討論澈底鬥爭地主

（本報訊）興縣高家村僱貧中農以熱烈的心情聽了邊區農會臨時委員會的告農民書。二十六日晚，當工作團同志在群衆略略吵聲中，讀完告農民書第一節「要澈底打垮地主階級，澈底消滅封建！」時，貧農白鎖亮說：「咱們今春土地改革不澈底，讓給地主（指牛增玉）分了地。」農民們吼叫把牛增玉的兒子安命叫到會場上來，一定不讓他家把真正的成份再掩蓋下去。今春土地改革時，牛增玉竟假稱「貧農」，分了半塊水地，一塊又二畝坪地，十塊山地。八月中旬農會進一步審查成份，才發現牛增玉是一個破產地主。當時牛增玉不同意，群衆叫他持介紹信回他原住村北坡，讓群衆審查確訂成份，但一個多月來，牛增玉在病中，農會常催其兒安命去北坡，安命也沒去。今天村主任派他送公信，他說要去北坡訂成份。但實際上他卻溜到黑峪口換鹽去了。當晚群衆會上，安命被叫來了。他巧辯說今天沒去北坡訂成份，是因為怕北坡群衆去參加蔡家崖鬥爭（友爾）大會去了。當即引起群衆一片斥責聲，貧農[illegible]且說：「他還是麻痺咱們。」翻身下中農來明說：「不要和他辯理，他還是刁頭投機，又不訂成份，又不[illegible]公私。」農民們一致決議再不讓他家搗鬼，立即去北坡訂成份，否則立即搬回北坡去。會上農民又批評了白日昇吸大煙，並提出他與蔡家崖地主牛應元的關係問題來，原來當天蔡家崖農民鬥爭地主牛應元（已死）的老婆時，這個女人說她家在高家村白日昇（上中農）家寄存了一百斤棉花。高家村民兵參加這個會回來後，就查問過白日昇。他說是地主欠下他的錢，給了他的。這一天晚上學習「告農民書」時，農民們懷疑他是包庇地主，替地主隱藏財產，或私得地主財產。要叫他找個保人，以便蔡家崖群衆叫他時，他立即前去。他即找下保人，並承認吸大煙不對，要改正。會議後轉到澈底清算地主白鳳山的問題上來。白鳳山於八月被鬥爭後，一直頑固不願吐出農民的血汗。翻身下中農白[illegible]在當晚會上響亮地提出：「要澈底打垮地主階級，一定要把地主剝削農民的血汗全部挖出來。」當即初步討論了鬥爭的辦法，第二天（二十七日）上午（下期），僱貧中農繼續開會商討辦法。兩三日後，即將展開澈底的鬥爭。（元宵）

社論

擁護邊區農會臨時委員會號召，堅決實行澈底平分土地的方針！

晉綏邊區農會臨時委員會發表的「告農民書」，是根據中央的澈底平分土地政策，按照晉綏邊區實際情況而製定的行動綱領，同時也是適應當前邊區土地改革群衆運動發展要求而採取的重大措施。在「告農民書」裏，邊區農會臨時委員會，對全邊區農民發出了響亮的號召，要全邊區農民，不分男女老幼，大家一致團結起來，行動起來，用自己的力量解放自己，為澈底打垮地主階級，澈底消滅封建，澈底平分土地而鬥爭，把土地改革運動推行到完全的澈底的勝利。黨中央的澈底平分土地政策，是今天土地改革運動中的一個總的方針，這個方針，是完全適合農村中的基本群衆僱貧農的根本利益，是反映了和批准了他們澈底解決土地問題的要求的。實行這個方針，就能進一步推動群衆運動，使之發展為風暴似的浪潮，就能夠澈底打垮地主階級，澈底消滅地主階級的政治和經濟剝削，就能夠澈底解決土地問題，真正實現耕者有其田，把農民從數千年來的封建壓榨下解放出來。這個方針，是和今天全國人民處於歷史上空前規模的內戰環境，是和全國人民為消滅賣國賊蔣介石反動集團、[illegible]美帝國主義、實現獨立和平民主的新中國而鬥爭的總任務分不開的，因為農民是我中華民族最大最有力的生力軍，在今天，是對蔣介石反動統治的堅決反對者，是愛國自衛戰爭的堅決擁護者，在明天，他們就是中國工業的後備軍。所以，只有澈底[illegible]，只有無地少地貧苦農民[illegible]對於土地的要求，才能保證[illegible]自衛戰爭的勝利，才有保證[illegible]革命的勝利。因此，我們必須堅決擁護和執行這個方針。

堅決發動群衆，在土地改革運動中貫徹這一個方針！

澈底平分土地的方針，比過去的分配原則更前進了一步，是比過去的方針更澈底、更明確的方針。過去，只將地主階級的土地財物和富農的封建部份拿出來，分給無地少地的貧苦農民，而現在則是除把地主階級的全部土地財物拿出來之外，還要把富農多餘的土地財物以及其他多餘的土地財物（[illegible]）拿出來，中農當中有多餘的土地，也要抽出來，按照人口平均分配，每人都可得到平均的一份。澈底平分土地，不一定是打亂平分，而是按照各種土地的數量和質量，可以在原耕的基礎上實行抽補，做到扯平搭勻。澈底平分土地的四個原則[illegible]

[illegible]

（下接二版）

新華總社號召

加強檢查客里空運動

提高業務紀念宋大可

（新華社陝北二十六日電）新華總社日昨悉：華東總分社前線記者宋大可同志光榮殉職後（殉職詳情見本報今日三版另條），全體同志於沉痛的哀悼中，特致電華東總分社慎唁，並號召全體新聞工作者，進一步學習宋大可同志不畏危難，不惜犧牲，實行一致，為人民服務的精神，與其深入連隊使文化戰線與軍事戰線密切結合的作風，為學習大可同志精神，總社號召全體同志以加緊檢查「客里空」運動，改正缺點，提高業務，來紀念這一光榮犧牲的同志。總社致華東總分社慎唁電全文如下：

華東總分社並轉宋大可同志家屬：驚悉大可同志於前線光榮殉職，不勝悼念。大可同志為人民服務，深入連隊，與戰士們結合，並勇於在戰鬥最前線進行採訪，此種精神與作風，堪稱毛主席的典型學生，我新聞工作者的模範。在我全體新聞工作者正進行檢查「客里空」運動之際，大可同志的工作精神與作風，尤值得我全體新聞工作者學習，以改正自己的缺點與錯誤，進一步提高我們的工作。我們堅信大可同志犧牲後，將增長出千百個大可同志來，則大可同志雖死猶生，仍活在大家心中的。特此致唁，並望節哀。

清源白石溝群衆

向地主惡霸武振金等

進行分葡萄鬥爭

（清太訊）在閻匪軍三面包圍下的清源白石溝群衆，在我地方部隊掩護下，上月二十四日數千貧苦群衆，擁進到距敵下羅梁據點一里的後溝村，對勾結閻匪軍殘害人民的地主惡霸偽村長武振金、「復仇自衛隊」隊長武牛兒等家，進行救荒救死分葡萄大鬥爭（該地為著名葡萄產區），群衆當即挨扭，將約五萬斤成熟的葡萄，頃刻搬運一空。在數千人民大行列威震下，下羅梁碉堡匪軍慌忙逃回清源城。接着，群衆立刻齊鐵掀鎬上山頭，將敵工事碉堡平毀，並起地雷十二顆。（背鑑）

數千人民的雄偉行列

嚇退了下羅梁據點閻匪

群衆據土山頭平毀閻匪工事

楊家溝農民追悼無名英雄

（保德三區楊家溝訊）楊家溝農民集會，追悼無名英雄。[illegible]

（百冷）

115

我們讀了丁立同志的來信後，除了誠懇的接受批評外，並感到十分快樂。在當前反「客里空」運動中，編者主觀推測、粗心大意、無根據的增刪原稿等作風問題，必須揭露出來，求得改進。過去在我們內部雖作過這方面的檢討，但每每不能全部發現我們的缺點，希望各地讀者同志，多多像丁立同志一樣的揭露我們工作中的這些錯誤和缺點，以便在大家監督下，糾正我們編輯工作中這種惡劣的作風。——編輯部——

一封批評編者的來信

編輯同志：

我對於報社編輯在對原稿的增改上，有時不夠慎重，以致與事實出入，有以下意見：

一、八月二十六日第二版，登載靜樂工作團消除壞份子歐陽矢、帆交羣衆處理消息，[illegible]在時，由部隊參加發動土地改革，後駐軍他去，留了幾個同志參加工作團，由工作團在西坡岩派了一個小組，兼管這幾個村的工作，歐陽就是這個小組的，他專管王端莊工作，因過去就是他協的，也正是因為這樣，他才可以那樣毫無忌憚的胡作亂為，如果有工作組在一起，至少他不敢那樣毫無顧慮的亂來，並且也可以及早發現。原稿上說集中，是指該小組集中回西坡岩，不是工作團把王端莊工作小組集中西坡岩工作。

二、同一段，原稿上是「……工作團答覆交由羣衆處理，羣衆痛恨的立刻派出民兵將他扣起來」。但編者把「羣衆痛恨的」幾字刪了，寫成「工作團答應交由羣衆處理，立刻派出民兵將他扣起來」，照這樣看來，就成為工作團直接派出民兵扣他了，這樣不但與事實有出入，而且把羣衆自己的正義行動抹煞了。

三、九月十日第二版，登載有靜樂西街羣衆處理貪污幹部閻長高乘魁的消息，西街是離婁煩鎮約二里的一個自然村，該稿人劉全基同志就是在該村工作的，原稿在寄報社前，我曾見過，但編者在[illegible]

[illegible]

我的意見也許提得過於苛刻了，希望指正！

此致

敬禮！

丁立　九月十五日於婁煩

汾西西村遭雹災後

貧僱農搶種冬麥救災

下午行政村調劑畜力口糧解決種麥困難

（新華社晉西南二十五日電）汾西二區西村羣衆，解決了籽牛種籽困難，積極補種冬麥救災。該村羣衆受雹災後，生產情緒非常低落，在該村工作的分區工作團，首先找僱貧農研究救災辦法，決定加緊多種冬麥，除過災前向地主郭九林、富農要連科等七戶，要出四石一斗麥籽外，又向富農孟四祥、郭德慶等調劑出七石麥籽，連政府貸下的五石，共十六石一斗。全村十七戶僱貧農，及二十六戶下中農及中農的麥籽，都獲得解決。搶種時又向本村地主調劑出三犋牛，中農自願借出八犋，同時羣衆代表和工作團同志向山云行政村（該村靠山，牲口多，不種麥，又未受災。）借牛，共借來二十犋牛，由羣衆民主討論，選出六個代表經理。先讓僱貧農耕，再給下中農和中農耕。羣衆得到了足夠的種籽和耕牛，生產情緒又高漲起來，現全村羣衆正積極搶種冬麥。（白文彥、增德）

（新華社晉西南二十四日電）汾西三區下午行政村是今年四月間趙城敵人後才獲得解放的，貧苦羣衆在閻匪「兵農合一」下，缺乏口糧、牲畜，無法生產。過去搶種時，村幹部強迫命令指定某家牲畜給某家種，未經過羣衆自願，結果有些羣衆不願餵養牲口，等待派牲口種。此次工作組接受搶種時期的教訓，依據羣衆意見合理的調劑牲畜，除地主和富農的牲口可無代價的給貧苦抗屬和貧苦農民耕種外，農民雙方的牲畜以等價交換的原則去處理，保證雙方都不吃虧。規定一犋牛帶人還三個工，不帶人還兩個工或糧食一斗。以牛為中心，自願結合，這樣保證全村麥地均可耕種上。畜力困難解決後，又解決口糧困難，該村貧苦農民，甚至大部份中農均無糧吃，有的每天只能吃些糠菜，沒力氣生產。此次出清理鬥爭果實，解決了部份無口糧人家的困難，不足之數再向地主、富農調劑。陳村清理鬥爭果實，解決了二百餘戶的口糧困難。××村民兵隊長龐毛日以「積極份子」資格分鬥爭果實糧一石，經羣衆討論他是富農，將其清洗出民兵組織，退出糧食一石。另外六戶富裕中農，多分的果實也退出一部，共退出四石五斗。仍不足，是解決貧苦羣衆口糧，又向富農和富裕中農等九戶調劑和借出糧食十四石五斗，共二十石，解決了六戶貧苦難民、三十三戶貧農、十六戶下中農口糧。村幹部羣衆正[illegible]麥籽種冬麥。（張復彥）

永和樂家圪塔村

基本群衆變工生產

多種秋田二千餘畝

（新華社晉西南二十一日電）永和三區樂家圪塔村基本羣衆，為解決生產中的畜力困難，自動組織了變工，收到很大效果。在搶種時，發現該村二千一百六十畝秋田中，只乾種了五百餘畝，四分之三土地未耕，這時貧農陳賢兒等四戶和兩戶中農商討：如何搶種；僱農來才沒牲口，無法耕種，要求和有畜力戶變工。在羣衆會上，十二戶貧農、三戶僱農積極主張人畜力變工，在中農的同意下，共出動了男勞動力二十三個、毛驢十八頭、牛六頭，分成四個小組，由貧農閻正德負總責。由於變工的結果，共又增加了秋田二千零八十一畝，翻過荒田六百餘畝。（柏青、高文甫）

——河曲單寨等六行政村貧苦羣衆——

買牲畜百餘頭

開秋荒千餘垧

（河曲訊）六區單寨等六個行政村自夏收後，即幫助貧苦羣衆買回牲口一百零七頭（其中有七十六戶貧僱農，買回牛驢七十三頭），開秋荒一千零六十四垧（全區八個行政村，其餘兩個行政村沒統計），該區羣衆生活極苦，很多貧僱農因無力喂養牲口，把很多土地荒蕪了。今年天旱，但荒地莊稼長得比熟地和大壩地都好，因此羣衆都看上開荒有利。在石口灣貧僱農會上，討論翻夏荒時，貧苦農民馬在全說：「去年沙梁畔我的三垧夏荒，早翻了兩垧，一垧沒牲口遲翻了十天，結果一塊長得又大又好，一塊長得很壞，非缺人沒牲口就誤了事。」他總結一切身的翻身，決心時收下的夏田拿出一部份買牲口。會後該村馬一吉等六戶貧農，已買下六頭牛驢，現除翻過十一垧夏荒外，還翻了十一垧荒地，計劃再翻十六垧。該村貧僱農買牛翻地的事實，引起了區上的重視，就向各地推廣，並決定從地主調劑糧和救濟倉貸款中動用一部份，幫助貧僱農買耕牛。現陽溪渠四戶雇貧戶，每人得到五斗至一石麥豆的幫助，都買下了毛驢。總共該行政村貧苦羣衆已買回二十二頭牛驢，開了一百二十垧秋荒，全區最貧困的樂家溝村也解決了折牛困難，該村常存旺虎，今已會同三區五花城等村機的放了七條牛，通次變力青明，牛給誰耕地，由誰供給攬牛主餵牛二十斤草，誰耕誰負責喂，保證喂好。這樣連同全村的九條共十六條牛，組成了八犋牛開始翻地。現區上為了深入開展牛，發動羣衆割野草和打牛苗，以解決明春草料困難。（喬石鈞、王作華、趙漢符）

呂梁幹屬學校

節約棉衣四十七套

（新華社呂梁二十六日電）呂梁幹屬學校，響應上級號召，節省棉衣四十七套。該校在動員大會上提出：「發揚過去節，省下的渡過今年困難。」經過大家討論後，全體七十人中，共節約棉套棉衣三十三套，單單棉衣十四套半，棉花十四套半。只有一部份孩子多、家務重、身體弱的才經過大家討論後給以補充。（仲）

忻縣觀里村民兵

清洗地主趙換子

（忻縣訊）忻八區觀里村清洗民兵中的破產地主。該村民兵在八月二十三日開會進行集體鑒定時，發覺趙換子是由地主破產變成的「流子」，平時串門子看媳婦破壞民兵紀律。討論中開始有人主張限他時間改正，後經深入討論，大家認清了他的地主根子，是與民兵是農民武裝勢不兩立的，才決定開除他，收回發給他的兩個手榴彈，並加以控制。會上又決定開除洋煙鬼焦錢龍，他[illegible]時都遲到，開過兩次會批評他，要他戒烟，他總不承認，再次被大家追問才被迫的承認。大家見他不徹底，除決定清洗外，還限期令他把烟戒掉。

擁護邊區農會臨時委員會的號召，

堅決實行徹底平分土地的方針！

（上接第一版）

徹底平分土地的方針，是從基本羣衆的全體利益出發的，因此無論對於僱貧農也好，對於中農也好，都是只有好處的。僱貧農過去在減租減息時期，只有少數人得到很少的利益，大多數則沒有得到利益；去年「五四」指示以來，在實行土地改革村莊，他們雖然分到一部份土地，但是土地問題並未徹底解決，或者只是實現了「半耕者有其田」，有些人還只算翻了半個身。只有實行徹底平分土地，僱貧農的土地要求，才能得到充分的滿足和解決，才能更有保證翻身。中農的土地過去雖比貧農好一些，但是比富農就差得遠，在一般情形下，中農擁有的土地，在數量上不會超過標準平均數（按全村人口除全村土地所得的平均數），在質量上則是壞的多，好地少。他們當中，只有少數的富裕中農或上中農才有多餘的土地，才要拿出來。這就是說，在平分土地中，一般中農原有的土地，不會有大的變動。對於缺地的中農，非但不夠平均數的可以補足，壞地多、好地過少的，還可以抽出壞地，換入好地。對於有長餘土地的中農，只要經過說服解釋，把道理說明白，他們的長餘土地，是會樂意拿出來的，況且他們還可以分得其他的果實。興縣石嶺子村中農李引長說得好：「大家都有了骨頭，才能接起肉來。」

農民兄弟姊妹們！農民徹底翻身的日子已經到了，徹底平分土地，就是為了全體農民一齊翻身，我們農民要堅決團結起來，行動起來，擁護和實行徹底平分土地的方針。只有實行徹底平分土地，才能徹底打垮農民的敵人——地主階級，才能徹底消滅封建的政治壓迫和經濟剝削，也只有徹底地主階級，徹底消滅封建之後，我們農民才能「把刀把子拿在自己手裏」，掌握管理政治的大權，成為農村中的真正統治者，成為自己土地上真正的主人，才能走向豐衣足食的生活，用自己的手把邊區以及全中國建設成為再沒有封建壓迫剝削的自由幸福的新社會！

中農成份的幹部們！你們一定要堅決接受和贊助農民平分土地的要求，堅決服從和執行黨中央的這一正確的政策，你們中間，無論誰，過去即使是用正當方法取得多量土地，應當在中農羣衆中起模範作用，無條件的拿出多餘的土地來分，而用非法手段取得的土地，則必須毫無保留的拿出來，交給羣衆重新分配，任何藉口「不得侵犯中農利益」而抵制羣衆運動、抗拒徹底平分土地的行為，是絕對不容許的！是一定要受到羣衆制裁的！

各地工作團、各機關、各部隊和全體黨政軍幹部們！徹底平分土地是農民在目前的要求，是黨中央的既定政策，是邊區農會臨時委員會的號召，我們一定要堅決贊助農民的要求，堅決執行黨中央的政策，堅決響應邊區農會臨時委員會的號召，我們一定要堅決發動廣大農民，為實行邊區農會臨時委員會「告農民書」中所提出的行動綱領而鬥爭！如果有誰不堅決執行，或甚至有阻礙徹底平分土地和壓制羣衆運動的行為，也一定要受到羣衆制裁！「告農民書」本身是一個偉大有歷史意義的文件，我們除自己要很好的研究和討論外，還要在基本羣衆中進行廣泛的宣傳，發動他們討論和研究，把徹底平分土地的政策變為農民自己的政策，由農民自己來實行、來貫徹！現在，各地農民正在自發起來鬥爭地主，各地羣衆運動正在走上蓬勃的發展，我們要鼓勵和幫助農民派代表到各地工作團和農會臨時委員會接洽，以便領導和幫助農民，捲起徹底平分土地的大風暴，把地主階級徹底打垮，把封建徹底消滅，完成全體農民大翻身的事業，加強對反攻大軍的支援，爭取愛國自衛戰爭的徹底勝利！

華東前綫分社記者 宋大可同志英勇犧牲

（新華社華東前綫二十六日電）新華社華東前綫分社記者兼山東大眾報社前綫記者宋大可同志，於殲滅蔣軍整五十七師沙土集戰役中，英勇犧牲。八日夜間，大可同志隨解放軍某縱隊突擊隊到第一綫採訪，距敵人僅八十米遠，宣傳股長勸他暫去團指揮所，但大可同志毅然拒絕，他說這個戰役意義很大，我要親眼見到的我們戰士英勇突擊情形，好好報導出去。午夜激戰中，大可同志不幸中彈殉職。大可同志二十四歲，山東嶧縣人，中共黨員，青年美術工作者，抗日戰爭中，長期活躍於前綫。愛國自衛戰爭爆發後，即至該縱隊從事採訪報導工作，其面向戰士結合實際為部隊服務的精神，深為指戰員所愛戴。噩耗傳出，全體隊員同聲痛悼，某團政治處主任親臨裝殮，縱隊首長屢以電話詢問大可同志犧牲經過。華東戰鬥英雄郭繼勝副營長正在顛簸，聞訊輟食，備極傷痛。「郭繼勝連」戰士與大可同志相處甚熟，均喜愛叫他「大哥」，聽說大可同志犧牲，悲痛之餘，揮臉摩拳，誓復此仇。大可同志遺體，已與曾以單身巨膽斃敵聞名而在此次戰鬥中犧牲的山東戰鬥英雄突擊營副營長郝榮貴同志共同安葬。

（新華社華東前綫二十六日電）新華社華東前綫分社頃號召學習前綫記者宋大可同志的模範。大可同志獻身前綫宣傳，該支社與縱隊政治部評定，其主要優點與功績如下：作風踏實，深入連隊，埋頭苦幹，尊重部隊幹部，業務上虛心學習，得指戰員一致愛戴。其服務精神，貫徹執行新聞工作為戰爭服務為部隊服務的正確方針，以毫不保留的精神，從事每次戰役戰鬥的採訪報導，並重視搞英雄模範，大大鼓舞了士氣與發揚了革命英雄主義，戰士們都以叫「宋大哥」為其莫大光榮。大可同志密切聯繫群眾，平時軍政工作結合，親身參加部隊工作，報導了部隊中各種群眾運動的動態與經驗。大可同志又是攝影與繪畫[illegible]，平時協助部隊[illegible]組織[illegible]外，並常為團報連報撰稿，教[illegible]頭、插畫等，其作品深受戰士歡迎。戰爭中，大可同志即到最前綫拍攝戰地照片，並使攝影與政治鼓動相結合，有些戰士們在戰鬥前表示決心說：「這次戰鬥一定能完成任務，再叫宋大哥給我照個相。」

又訊：華東解放軍某縱隊政治部頃發起紀念前綫記者宋大可同志的決定，號召全縱隊新聞工作者及宣傳通訊員，學習與發揚宋大可同志文化戰綫與軍事戰綫密切結合的範例，並規定四項紀念辦法：（一）追贈宋大可同志為模範記者，並晉昇為一等功臣。（二）縱政戰報出版追悼特刊，並舉行追悼會。（三）各師團政治機關的新聞報導組織一律開展學習運動[illegible]。（四）規定每年「九一一」為記者節[illegible]「九九」[illegible]，報社支社全體同志，舉行回憶座談會，進行總結經驗與行功等活動。

膠東招遠地區阻擊戰中 我軍殲敵三千五百人

（新華社華東前綫二十六日電）前報解放軍在招遠西南道頭（前誤為已報）地區殲敵一團，為殲敵三千五百之誤，經查明詳情如下：蔣軍冒險進犯膠東，其第八、第九兩師全部於十八日進至招遠西南道頭，其右翼第九師在下店以東被我阻擊，傷亡千餘，其左翼第八師亦被我於阻擊戰中殺傷五百餘名。是日下午，我軍復將進佔道頭之第八師一六六旅一部加以包圍，經一夜激戰，全殲該旅四九八團兩個營及四九六團一個營。三路共計斃傷敵三千餘名，俘敵營長以下五百餘名，繳獲六零砲四門、重機槍九挺、輕機槍三十一挺、衝鋒式十七挺、步槍二百一十支、子彈二萬六千發。

從岔口戰鬥的後門戰場 看胡匪的狼狽恐慌

（新華社陝北二十六日電）岔口戰鬥後，記者巡行戰場。在延安東北六十公里處胡匪侵佔過的山野裏，觸目皆是一塊一塊長方形的碉堡坑，每班一塊，在缺口處築着一個方形工事，團部裏亂鋪着麥稈，到處是生玉米棒子和南瓜，屎尿成堆，蒼蠅成群。胡匪每夜就蜷縮在這種「圍裏」度過西北高原寒冷的秋夜。今年陝北夏旱秋澇，胡匪露宿荒野，患疥瘡和瘧疾的特別多，據俘虜供稱：匪軍大部份陷入重圍，又遭上陰雨濕水，狼狽不堪。岔口戰鬥前兩天即九月十二日，十七師十二旅在清澗南三十里之秀延河兩岸露宿時，夜半突然狂風暴雨大作，山洪洶湧而來，士兵們從熟睡的夢中驚醒時，三十五及三十六兩個團已被沖走三十多人和一百多頭騾馬，上的輜重迫擊砲也被大水推走了。解放軍即在十四日以神速猛勇的動作，開始總攻，打得密集的胡匪抱頭鼠竄，亂成一堆，誰也找不到誰。在岔口戰鬥第二天拂曉，當解放軍打掃戰場時，發現一個洞口丟着一挺機槍，洞內有人呼喊救命，解放軍戰士用五條長繩才把人吊上來，原來是胡匪十二旅三十五團機槍連六班班長胡文周和一等兵李耀昌，據他們說，「是在黑夜合擊逃跑中被擠跌進去的，洞深五丈，當時都慌恐怖狼狽。」在這種驚恐狼狽的敗逃中，胡軍士兵被俘虜，記者遇到胡軍三十八師五十五旅一個士兵，十餘年來首次嚐到人生之苦辛，因此他說，已「看破紅塵」，「再也不要當小卒」「南征北戰」，上前綫[illegible]，實一生二[illegible]回家了。

延安等縣游擊隊及群眾 配合主力阻擊南逃敵

（新華社西北二十六日電）延安延川米脂等縣人民游擊隊及廣大群眾配合主力，阻擊在包圍圈內狼奔豕突的南逃胡軍。米脂據南家溝翻身農民手執步槍手榴彈，俘胡軍散兵二十餘名，高喊「繳槍不殺」，敵無路可走[illegible]。二十一日部隊下，反被胡軍抓去帶路，在戰鬥中，乘敵不備，奪得步槍一支，子彈一百廿餘發，越過火線逃歸，並即為解放軍帶路。延川游擊隊在[illegible]，游擊隊在清澗及甘谷驛游擊，均分路襲擊敵人，並於旬以來，各地游擊隊共生俘敵軍九十餘名，以及特務情報主任以下十餘名，繳獲機槍三挺、步槍一架，電台一部，擊毀汽車兩輛，炸毀大石橋五座。另安塞等縣群眾與游擊隊，熱烈擁護合游擊保甲組織，摧毀敵民主秩序，掩護群眾突擊搶種冬麥。

東北各地挖壞根運動中 挖出隱匿之蔣特匪首

（新華社東北二十六日電）東北各地在深入挖壞根運動中，隱匿在農村中的蔣特匪首惡霸等，不斷為翻身農民挖出。蔣匪東北挺進軍總司令王拱樞，最近在嫩江省訥河縣塔哈區亦被挖出。另挖出第三支隊司令劉鑑仁、訥河北省一區「赤軍」參謀長郝偉夫等三十餘人。同時在挖壞根中，追出惡霸財物，僅九個村即達一萬萬元以上，查出黑地五百餘垧，苗三百餘垧，均悉數分給貧苦群眾。

蔣匪在汶上 掘開河堤製造水災

（新華社冀魯豫二十五日電）本月八日，盤踞汶上城之蔣匪與化文部，乘黃河大汛溢入汶平湖、蜀河暴漲之際，糾集「還鄉團」等二千餘人，於東岸寓口、斷口一帶，將斷口東西兩岸河堤掘開決口數處，洪水橫流，蔣匪竄北後，即行潰去。經沿河群眾奮力搶救，西岸決口雖已及時堵築，而東岸則成一片汪洋，北起唐營，南至寓口，盡成澤國，禾稼盡被淹沒，沿河群眾對蔣匪此種滔天罪行，痛恨已極，現正全力搶堵中。

劉鄧反攻大軍在大別山區 大力幫助羣衆秋收

（新華社中原前綫二十六日電）劉鄧南下反攻大軍大力幫助大別山區羣衆秋收。解放軍每到一地，即組織助收組，協助駐地農民割稻，所到之處，山坡稻田裏洋溢着一片軍民合作的歡聲與笑語。鄂扶麻游擊附近農民稻時，人民解放軍幫助他們割稻，即講說過去主佃時的故事。解放軍某部某團在完成戰鬥任務後的第三天，即全體下田，一天內共割稻十餘石（一石相當於二畝半）。某部二連上午行軍，到達駐地後，下午即下田割稻。某部直屬隊在緊張的戰鬥工作中，一日內共組織了三百餘人，幫助羣衆割稻五十斗，摘棉二十餘畝。光山、商城、羅山等地區，很多男人被蔣匪抓走，人民解放軍即全力幫助被抓者家屬收割，光山縣唐大灣五十歲的農民王德清在前年被潰退的蔣匪抓走，解放軍駐該村後，即幫助王德清的家屬，把全部稻子和芝麻收割到家裏。王德清回來後，看見稻米早已收割到家，滿臉笑容的連忙找到解放軍，感激地說：「咱們的隊伍和老四軍（指紅四軍）一樣，處處為着老百姓，你們來了，老百姓就得了天下了。」

沙土集繳獲蔣方文件 證明蔣賊兵源枯竭

（新華社華東前綫二十六日電）沙土集繳獲蔣方文件中，證明蔣賊兵源枯竭，缺額難填。五七師軍務處第一課課長鄭章俊於四月初給其師長的簽呈，統計該師六十旅（即四四旅）缺額為一千三百七十六名，一一七旅缺額為二千零零七名，直屬隊缺額為四百名，共缺三千七百八十三名，而蔣賊「陸軍總部」僅共補充一千五百名，於是該師乃於五月初旬由王化中負責，組成所謂「豫皖「招募」總隊」，四出抓丁，但結果是各縣「招募」「困難」的報告如雪片飛來，例如五月下旬王化中給段霖茂的信文中稱：「一、二團配永城、夏邑二縣，因出廣城郊與鄉間，均有奸匪（解指解放軍）騷擾，招募十分困難。」又該師軍務處八月二十六日給正副師長的簽呈中稱：「王惠民「招募」大隊，於五月底止，僅招募到五名」。即使能僥倖抓到一些，押送看管，又大成問題，如該師特務團團長王某某報稱：「虞城長尹溝鄉回報稱：「虞城新兵得一百餘，但因兵力單薄，環境不寧，」又王實轉押送。」又王化中六月二十六日給段霖茂信稱：「所屬新兵甚不穩固，統率困難，幹部都不願前去。」稱：「李排長不能統率士兵，僅剩下十名，餘均潛逃。」

堅持陣地痛擊頑敵 十三英雄在鄄城阻擊戰中

——宋大可同志遺作——

（新華社華東前綫二十六日電）遲到消息：華東前綫模範記者宋大可報導（遺稿），解放軍十三位英雄在鄄城南阻擊戰中堅持三老虎一號陣地，痛擊頑敵，贏得勝利的英勇事蹟如下：九月四日，當戰鬥開始，全美械裝備的蔣匪精銳主力第五軍二百師以數十門大小砲，集中向解放軍陣地轟擊，一時陣地前沿[illegible]，砲彈[illegible]，三倍於我之敵已撲至鹿砦樹林。當此緊急關頭，甲等戰鬥英雄魏全友、特等功臣齊文忠等十三位英雄即首先躍出陣地，站在圍牆上，一連打退敵人四次兇猛衝鋒，[illegible]了大家堅守陣地的決心。其中戰鬥模範[illegible]培合、[illegible]四義、萬錫銀三人抗擊敵人一個連，使敵未能前進一步。當敵主力猛撲我小東門陣地時，魏全友、齊文忠、張四全等在砲火中奮身跳上圍牆，以自動火器猛掃敵人，魏全友於最緊張時，一面猛擲手榴彈，一面大聲號召英雄們：「只要我們在，敵人進不來！」各英雄皆信心百倍，把手榴彈一捆捆地扔出去，陳友觀以一支加拿大式，始終在堅守東南門，機槍手張其德一個人殲敵二十名。由於十三位英雄的英勇抗擊，使敵人二個營的四次衝鋒，均負傷以退，我陣地屹立未動，因而決定了整個阻擊戰鬥的勝利。

中共魯南區黨委指示 游擊戰中完成土改

（新華社山東二十四日電）中共魯南區黨委頃發表指示，號召全黨、全軍一齊動手，在游擊戰爭中堅決完成土地改革。指示強調指出要克服游擊區不能做土改的錯誤觀念，號召一切參加土改工作同志必須[illegible]，非戰鬥員、幹部、民兵、武裝團體[illegible]，土改工作必須[illegible]中要保證[illegible]，[illegible]武裝鬥爭，以鞏固[illegible]、特務[illegible]，緊密結合[illegible]，反攻形勢[illegible]到，地主[illegible]，全部[illegible]，已抽調[illegible]，有精幹武裝[illegible]支持土改運動。

美帝國主義是這樣扶植日本的

一 麥克阿瑟的保留

據說：五月六日，麥克阿瑟曾與日皇裕仁會談，裕仁表示因新憲法有廢止戰爭之條款而憂慮，麥克阿瑟即告裕仁，美「願為日本安全而努力，一如其為美國安全努力。」此項消息觸怒了國際輿論，會談時充翻譯的日外務省情報科長乃以走漏消息被撤職（見八月十二日津大公報）。這一條短短的消息，恰好說明了美帝國主義，以麥克阿瑟為代表，一年餘來在日本的作為。

雖然一九四五年十二月莫斯科會議決定日本受十一盟國的遠東委員會和四強的盟國對日委員會管制，但實際上卻被美帝國主義不讓一切的造成了「佔領日本歸美國一手包辦」的局面，日本成了美帝國主義者的樂園，美國軍政府享受着日本人的百般恭順，享受着取自日本人民的龐大佔領費，去年四月初到今年三月底共用三百九十億日元，今年四月到明年三月底預算二百七十億日元，佔日本總預算的百分之二三十。

但麥克阿瑟年餘以來在日本的經營，主要的是想把日本變成其領袖和反蘇的堅固基地。麥克阿瑟在日本，不但扶植了反動統治勢力，保留大規模的工業與軍事基地，並且進行了直接的軍事準備。

二 帝／和兄相

麥克阿瑟自始即保留了日本的反動政權，從一九四六年以來，麥克阿瑟的態度日益露骨，於是日本的反動軍閥財閥集團就然消除了疑慮，都「擁護」「麥帥」竟和他們的天皇一樣」，於是他們和麥克阿瑟愈來愈結合的緊，於是麥克阿瑟得以完全通過他們的政府來「治理」日本人民。據大公報主筆王芸生三月自日本歸來後說：「盟總對日政府下指示，經常是不用指令，而用了示意的方式」，可見其運用之得心應手。這種情形在戰爭犯們組織的幣原內閣、吉田內閣時代，固然如此，就是在最近被美國宣傳為「日本民主化」的社會黨片山哲內閣上台以後，亦毫無改變。川社會黨右派理論家森戶辰雄的話來說，社會黨之特點，正在於遵行盟軍的佔領政策。

麥克阿瑟並且想繼續一切辦法，為日本反動勢力，保留和穩固其經濟基礎。麥克阿瑟所指令的「改革土地制」，其結果保全了佔全日本一百另七萬地主中七十三萬的較小地主之經濟地位，日本農村中獨佔資本的控制力，依然無損；因此實際上是並在不妨礙地主資本家利益的範圍內，更加速日本農業的資本主義化而已。麥克阿瑟所指令的「解散財閥」，從形式上看，也不過是把幾個獨佔性的大企業聯合組織予以解散，使他們個別的金融形態繼續存在，麥克阿瑟不斷從美國運輸各種經濟給予日本，包括大量糧食，以穩定日本政府，在日本經濟幾陷於混亂「米騷動」一時起的情況下，能夠繼續維持。

三 這個工業規模就是軍備

美國帝國主義的最後目的，是要日本成為他的軍事基地，因此在政治上，支持一個適合美帝國主義的反動統治勢力，並在工業上與日本財閥勾結，保留和發展日本的軍需工業和經濟勢力。

麥克阿瑟曾以日本殺食國難為藉口，實行所謂扶植日本輕工業的政策，即紡織一項，便給日本保留了四百萬錠子，年產棉紗八萬萬磅，估計至少可以輸出五萬萬磅。麥克阿瑟並規定凡是向日本購買工業品的國家，要把自己的原料供給日本，最近曾介紹日澳成立協定，澳洲輸入日本之羊毛共值三百萬萬美金，謀紡織後，只出口百分之五十，便可以換回五萬萬美金。與太平洋協會美分會想設起一個運動，欲使日本快復生產低價貨物，與各國同時，麥克阿瑟已決定，自八月十五日開始恢復日本的國際貿易的其作用，從上海中華人和英文大陸報私人貿易可見。中國輿論稱：「提早恢復日本復和日貿易，將促成日本統治階級經濟之恢復」：「此乃麥帝[illegible]經濟侵略之復活。」英文大陸報[illegible]深入我國，中國已失去部份市場。

關於麥克阿瑟扶植日本的軍需工業，中國民族資本家李燭塵作了一個驚人的揭露，那就是麥克阿瑟向中國政府索取鹽：一百萬噸名為民食，實則以為保全日本製鹼工業年產四十五萬噸原料之用。李氏稱：酸鹼工業之用途，合有軍需工業方面如鍊鋼、製鋁、製鐵、製火藥必須，且非常擴大。在輕工業方面，如人造絲、人造革毛、玻璃、紡織、製紙、色染、精製汽油、肥皂乃至味精，亦均為不可缺之必需品，破壞能保全，即各化學工業均能相應發展，現代工業化學工業實佔絕大主流，故日本化學工業之盛興，即為未來之火藥庫。

關於日本賠償問題，尤屬尖銳的暴露批評目的的問題，麥克阿瑟自始至今都是獨斷獨行，不顧盟國反對，他們先後操具了三項計劃：一是去年三月美國正式計劃，二是美國特使鮑來的非正式計劃，三是事前派出的專家斯特萊克的計劃。鮑來計劃是比較有權威的，按照該計劃，日本鋼鐵生產量可以保持年產三百五十萬噸的工作機械及發電所的能力，也能保持戰前二分之一的程度，初級工業則仍全部保留。總之，在重工業方面說來，則日本仍將是遠東的重工業國家，從輕工業方面看來，日本也仍將是遠東惟一具有傾銷力的國家。對於日本財閥，不但並不促甚消滅，反而確保了他們的地位。但麥克阿瑟表示鮑萊計劃太「苛刻」，「寬大」的施特萊克計劃乃應運而起，該計劃始終未宣佈，據傳，僅及鮑萊所提賠償額百分之三十。一般估計，麥克阿瑟將採取兩者之間的折衷方案。在賠償問題上起決定作用的，是所謂維持平時經濟生活的最低和平工業的水準問題，有人主張以一九四一年為標準，日本要求以一九二零年為標準，結果卻決定以一九三零年——三四年為標準，即以一九三零年工業標準推算，各部門所佔比例如下：機器工業百分之二十一，化學工業百分之十九，紡織工業百分之十八，食品工業百分之十，金屬工業百分之八，電氣百分之五，其他百分之十九。加之拆遷工廠全由麥克阿瑟決定，任何盟國不許參與和調查，據說都是標準較寬的，照大公報社論的話說：「這個工業規模就是軍備」，那麼日本是被完全保留在一個足以進行帝國主義侵略戰爭的水準上了。

四 開始侵略的新局面

麥克阿瑟直接進行的軍事準備同樣積極而露骨。三月間赴日參觀的記者們，透露了如下的令人驚駭的事實：「橫濱賀港海港來塢毀，神戶基地完如無恙，神戶一個製鋼廠，除佈軍部移入賠償的規模之大，像一座鋼鐵號，並未列入拆遷之列，總工廠尚有六個分廠，大約一致保留了。日本的警察是世界有名的，麂封未動。龐大的海軍在戰時上，還有幾百萬退伍軍人在鄉間存在，準備階的組織，「且有邪，都是武力」（三月二十七日津大公報）。許多憲兵混進了警察活動，特高——統治思想的警察——又混進了司法省，日本武士道精神的柔術，很受到美軍的公開讚美。不久前，四騎之琴島、琉玉美佔領軍當局在北海道，招集前日本飛行員，在佐東京各區，招集前日本飛行員，在指揮王谷、太田等機場加以訓練，在飛行員之門翻譯夜間飛行，而此等飛行員之月俸高達一萬日元，伴均由美方發給。又日本登記戰犯搜羅為「伴遊搜捕戰犯」，實則登記日本軍事人材（見五月十三津大公報）。對於這些消息，方會力加否認，其實，盟總在四月中旬已宣佈了准許西北航空公司及泛美航空公司實行其計劃，在日本作各種必要之初步措施，將由美國航空計劃，且日美方則之戰後國內航空之地勤人員及無線電報務員，大部日本充軍事人員（見四月十日文匯報）。在東京流傳着「日本將新編軍隊協同美國作戰」的謠言（見四月十九日津大公報）。

日美同盟，以有恃無恐之勢，在叫囂什麼條款，美國將要來琉球，以有恃無恐之勢，把日本警察權，斯正在安全用機的道路上飛奔，美帝國主義正準備着的一個日本，像香港、齊瑞所說：「開始侵略的新局面」。

副刊

解放戰士康順祥

王亢

在一個晴朗的房間裏，我和解放戰士康順祥對面坐着，思想上回起的一切變化。

「解放戰鬥中，我也解放了。」一次「去年九月，」他說，「我也解放了。」他的態度很自然，就是有點閒談。

「我過來和其他被俘的人一樣，沒捆、沒綁，挺隨便，當官的和當兵的，都是和和氣氣的和俺們拉話，就像特別親兄弟，當時，我反倒有點心裏嘀咕，倒究不知道怎麼這麼樣？當了不是又叫咱去當兵吧了？當兵七八年，俺想回家看看啦！」

「一那時不是允許你們回家歇了，」我問。

「允許，可是我不能回去呀！」

「為甚麼呢？」

今年三月間，洪趙大戰在陳村把「頑固」的游四「保警大隊」打的掛彩的掛彩，把掛彩的往後方醫院送，在路上，我碰見個和我在閻軍裏十四師一個連的人，叫鍋巴，和穎子上叫炸彈的稀巴爛，也叫四個老鄉抬着到醫院去休養去，我還能認識他，他已經不能和我說話，人們都在穿過隊伍：

「就怕送在他醫院裏他休養不好。」接着那位醫生打架的同志說：「他原先也是閻的老百姓，是被頑軍抓去當兵的，咱們八路軍不能看着一個放下武器的頑固士兵活活死去！」

「這下，就完全改變了我的回家念頭，不打垮閻錫山們的，我的家還是被抓兵打的。當時，我就想這樣一個身負重傷的，已不能說話的人在閻軍那邊準叫刺刀戳了，在解放軍裏是這樣看待，我真感動啦！」

「這下，我就下定決心，我要在這邊幹到底！因為我今天不是老閻的士兵啦，我是老百姓的兵！不論什麼任務，我都要堅決完成！」

接着，他便敘述了一次上級給他任務以後，他完成的情形：

「早二十天，教導員派我走某縣給司令部送信，與我三天回來，我接受了任務，出了門，見太陽已正在了，轉身就走；那時，正是伏天，一路太陽烤的像我頭上頂個火爐子，我才知道忘了戴草帽，快步走着，翻過了山來，回三百六十里，只剩兩天半，怕誤了公事，完不成任務，兩條腿愈走愈快，翻了一架山，過黑山溝，到了黃土川裏，揭了，爬下在河裏喝上幾口；起來又走；第二天到了司令部時，他們吃過早飯不多一會，第三天返回來時，太陽還沒落了，把回信交了，教導員說我臉叫太陽曬的起了皮。」

寄生虫

地主都是寄生虫，不種麥子吃白麵，不種芝麻吃香油，天下沒有給他白麵，他還要能坐享享福，都是刮窮苦人的血和汗。

八月二十日，范敬華昌告我：康順祥正式提升為一連七班班長了。他家有父母親兩口人，四畝地，劃成份是貧農，民國二十九年，閻錫山七十一軍到河南抓兵，地主老財把他綁送到閻軍。

九月七日晚稿

地主白光昌的醜惡

高　深

白光昌是興市著名的大地主，他想逃脫農民對他清算，就鄉間娘家住在馬塔，裝窮哭窮，向別人借糧糊口，實際上卻常偷吃肉和白麵。

更可恥的是他利用鄉霸勾結[illegible]

惡霸地主崔甫的罪行

鄭　福　卿

（一）犀角牛

民國三十四年，記不清是那一天，李存如的牛和惡霸地主崔甫的牛打架，李存如的牛長對了兩個角，一勾就把崔甫的牛角打掉了半個，崔甫見了生氣的不行，跑去拉着李存如說：「我的牛是犀牛角，你給我打了，非賠我一百塊白洋不行。」好好的李存如受氣也不敢惹，惹了個和事，說歪說，給崔甫賠了三個麻糧，算是給牛補傷。

（二）「偷牛賊」

崔甫誘騙他家老二把牛賣了，正沒法變兌，碰巧薛旺和喬煥抓夜在路上拾回一條牛，那時崔甫正當甲長，崔、薛二人去報告給狗一條牛，他一瞧就疑起眼說：「明明價是偷的，怎麼是拾的，糧我沒了一條牛，也一定是你們偷走了。」說着就下令把薛旺和喬煥押在「留置場」了，押了七天，還每人出了十二斤麵，後來牛主家來尋說牛是騙的，不是人偷的，這件事才算了結。

（三）「殺人犯」

貴義王二的女人，生的很俊，崔甫就勾引王二家和他勾搭，王二氣不過打了一頓，那女人就藥死了。崔甫以「殺人犯」，說王二害了命，搶劫了王二，王二死一個[illegible]

（四）大年初一拾糞

薛錦錦實崔甫一斤皮筋子，本來說了一塊錢，可是崔甫不給。崔甫就在心裡記住了。錦錦是孤了，回家，快走，黃鼠狼咬了答話，錦一個小院下一個並非剩下，崔甫見腳步聲，崔甫在門外下。大年初一，錦家門口撿一拾糞，崔甫是去[illegible]